

LENG QUE ZHONG DE RONG YAN

一切,将在您的手心,展开……

冷却中的

齐光◆著

熔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冷却中的熔岩

齐 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却中的熔岩/ 齐光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59 - 6031 - 9

I. 冷... II. 齐... III. 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386786 号

复兴文丛

书 名	冷却中的熔岩
作 者	齐 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主 编	老 镜
策 划	可 可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031 - 9
定 价	680.00 元 (共 15 册) 本册定价 35.00 元

■ 著作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老 镜

序 言

结合目前的文学现状来说，纸质文学、网络文学都很盛行，并且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有的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点，成为大家的阅读接受或需要，但有很多已无人问津。我一直把一些纯情小说拒之视外，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件遗憾的事。在浩瀚的书海里，自己喜欢的，往往并非都是大家共同认可的。这倒并非众口难调，而是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我读到齐光这篇《冷却中的熔岩》文稿时，我看到了那些故事和细微的情趣，使我身同感受，不吐不快。

齐光也许不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但确实是一位很用心和很有责任心的作者。从作品的述说里，我能看见作者在努力的去反映社会底层泛现出的丑陋和无光泽的生活状态。

由于作者对时下生活的关注，用心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所以感觉很真实，而且许多地方描写得极为细腻，给读者以诗一般的意境。比如：“果不出施羽所料，天色真地阴沉下来。满天的云，满巷子的风，一道闪电，几声闷雷，雨就下来了。雷声大，雨点也大。最初的几个雨点，总是由小孩子们在地上找到的。接着就是一阵嘭，啪关门闭窗的乱响。……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地也快，没有丝毫的缠绵之意。当人们再从小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小城像在水中冲洗过一样，一切都是湿淋淋的，鼻息中充满清爽的水气，树叶、花草经水的滋润就不必说了，就连梧桐树的树干看着都顺眼，浑圆如女人的腿。”这样的句子，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故事常常在作者的安排下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仿佛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简单、细碎、平淡无奇，却又吸引、召唤着我们走进去。如：“施羽无言地注视着小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院，普通得常让施羽想到自己的父亲。……站在门口，施羽目送她们远去的身影，他想，她们比自己上学那时显得轻松、活泼些。也许真像艾静所说的，现在的学生比起他们那时有很大的不同，显得成熟了许多”。

作者对生存现状进行描写时，也对这个社会进行了冷静的剖析，作者的思想轻灵自然地穿梭在人物中间，暗喻着社会的不公和生活的无奈。如：“纯朴而略显木讷的父亲在县城工作几十年，除了在县委招待所旁边的荷花塘留下这处住房外，好像跟这座小城再没什么联系，以致施羽毕业后分配工作遇到麻烦时，竟然找不到一点可以求助的关系。为此，

施羽曾对父亲有过不满和抱怨。但施羽还是深爱着自己父亲的，因为在他高中复习的那些日子里，就在这个小院，是父亲给了他慈母般的关爱”。“汪洪波看在眼里，索性将他的书递给施羽，自己准备到前排找一本书回来看。不过，他几欲起身却又坐了下来，当汪洪波趁着老师板书的间隙，弓着腰到前排拿书的时候，他裤子屁股上的两块大补丁立刻成了学生们注视的焦点，在一阵哄笑声中，他涨红着脸跑了回来”这样的述说，很容易的就会让读者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其中的意味深长，别有滋味。

人物描写很富动感，而对人物内心的描述更给予读者许多思考和判断的空间。“施羽吃一惊，睁开了眼，他忽然看见小翠那本已过膝的短裙仍有下滑的趋势，他赶紧收回了如贼目光。……小翠斜躺在藤椅上，一只手臂弯曲着枕在脑后，头发披散垂下，一副放纵形骸的样子。施羽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腋下长有如此多的毛”。作者在写到苗玉莲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感受时有这样一段：“有什么办法呢，仅仅因为少考了一分，仅仅为了多考几分。八年啊，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说过，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是高兴的吗？不，绝不是。总算考上了，尽管它来得太迟。真的，这两年我是变了，为考学而考学，考不上要坚持考，除非年龄太大，人家不让考了为止。属于我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考学。尽管越考越糊涂，好像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书本里，除了书本里的东西外，其它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后悔，真的，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走走别的路。有时候，一个想法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现在明白这一点，可能有些晚了。”大好的青春就这样耗掉了，梦想也就这样破裂了，或许当下的我们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吧，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生活就是如此。

《冷却中的熔岩》是一部关于当代农村复学生成长经历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作者及其几位同学的生活经历为素材进行创作，具有很强的纪实风格。

小说于一九九七年动笔，二〇〇〇年七月写成，可以看出作者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小说主题较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小说围绕施羽、汪洪波和苗玉莲等几个人物来写，一方面展现了人性的坚韧和活下去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描述了年轻人爱的柔情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读完齐光这部小说文稿，我思索了良久，作者花费了不少心思来对命运和现实进行批判，也折射出其笔下的苍凉人生和人文关怀，他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和愤怒全部吐露出来，这，正是现在盛行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缺少的东西。

2010年6月26日

七月流火。

今年的热似乎比往年来得早。属于七月的日子还没流走多远呢，沙河边的这座小城已经遭受了二十几天的蒸腾。

街上行人很少。偶然匆匆而过的几个行人也显出极不情愿的样子，低着头，眯着眼，抿着嘴，享受嗓子眼里那一点点的潮湿。好久没有见到明眸睐少女的盈盈美目了，她们的眸子因怕热浪的灼伤而躲进睫毛下的深潭里去了。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不像长在树上，倒像是挂在树枝上晾晒着的，不时发出焦燥的“沙沙”声。只是在城墙根的阴影里，或胡同下水道的砖缝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不知名的小草，仍就青青的。

临水的人不知道这样的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只看着太阳一出，这火就算给点着了，等到它落了西山，残阳仍就像锅灶里的碳水，热烘烘的……

临水县文化局办公地点在城西关白角寺旁边。白角寺周围是一些老居民区，虽然这里环境面貌，交通状况不是很好，但文化气氛却很浓。左邻文化馆，右彼大戏院。从白角寺过护城河上的一座小桥，对岸就是临水师范学校。

施羽对这一地带很熟悉，在高中复习的时候，从家到临水师范学校他没少去。所以每天上班时，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他总能找到最捷径。施羽上班时很少乘车和骑自行车，他习惯了在这些铺有青石条的巷子中穿行。偶然经过一段城墙的阴影，或看见一块残断的牌楼，他觉得能在其中走一种心境。尤其在这炎热的夏天。

施羽的办公室在文化局二楼的最西头，和图书馆斜对面。一到下午，西晒的太阳把办公室变成了一个烤箱，热、干燥和强烈的光线让人极不舒服。他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茶，一口气喝完放在桌子上的一大瓶凉茶。喝完了，还不自觉地打了个嗝，真爽。放下手中的大瓶子，他想到了小翠。原先他有一个茶杯，从单位会议室拿的，景德镇瓷，白色的，玉一般的光洁，上面有用墨色勾划的碎石和兰草。上班没什么事，他就一边喝茶，一边照着杯子上碎石和兰草学画。可现在，他早已把它遗忘到爪哇国里去了，它太小，再用它喝茶根本不解渴。

施羽开始以瓶代杯是小翠给他出的主意。天越热人越渴，天越热人亦越懒，想喝茶的人多，却没人想去楼下打茶。小翠看着平日一般都是施羽下楼打茶水，有点替他打抱不平。尽管她自己也常笑嘻嘻地到施羽办公室倒茶喝。瓶是专盛咖啡的那种大玻璃瓶，也是小翠给的。

瓶口那样子的，喝茶的时候，头恨不得都能插到瓶子里去。一杯差不多能盛一小半茶瓶的茶，喝起来真过瘾。瓶子大好，倒一杯是一杯。办公室其它人见了眼热，有人说，这哪里是茶杯呀，简直就是一个茶桶吗！还有位老兄见了，说它可以当尿壶，更有一个，出口不说别的，说是个痰孟子。话说得真够呵碇的，搞得施羽每端它喝茶时，一想起来，就有点恶心……

玩笑就这么开着，自然有人琢磨着也想搞一个，可一般人家平日是并不饮咖啡的，即使有，咋那么巧又都是空的呢？所以虽然有人想，但一个多月过去了，办公室的桌子上，还只有施羽的桌子上摆着这只巨无霸。

茶喝多了要上厕所。厕所靠北面，没有办公室那般热，也没有刺眼的光线。厕所还有一

扇很大的窗向着后面开着，拉着风，也闻不倒多少异味，加之小便池上的水管不停地向下喷着水，这地方倒是很阴凉。施羽上厕所的时间比较长，他喜欢静静呆在里面，在里面什么都可以想，而且可以去思考。在办公室里可不是这样，在办公室里空谈的时候多，想的少，更谈不上思考。

现在他需要思考，因为就在几天前，局里宣布调他到“扫黄办”工作。为什么要抽他过去？为什么不给他配个一官半职？他脑子里不停在思索，就像上学那会儿解数学题目。尽管对他来说，这是一道已经考过并被打叉的题……

他在厕所里呆了有一会儿了，可是听听外面好像还没有人来上班。他燃了一根烟，吸了口，又将吸进去的烟雾吐出来。烟雾顺档板慢慢往上爬，爬过一个赤裸女人的身体。

在这个蹲位的木板上，很早就有了这个裸体女人，不知是谁用原珠笔画的。脸画的不像，头发像，因为很长；上身画的也不像，但有乳房……旁边还有几首打油诗，不过早让办公室主任用墨水涂掉了。施羽记得住的有两句，好像是人在人上，肉在肉中。打油诗很露骨，也很俗，但施羽觉得它很真实。

施羽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地看，他并没有觉得这个出现在厕所的档板上的女人有多丑陋，有多肮脏。相反……，厕所，在这个殖器便通的地方，一个隐秘场所，的确是人最容易流露本性的时候，人本性的东西，是最真实的，自然的，绝无丑陋可言？在办公室是没有人敢画这种画的，上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有一个假面具。

施羽就这样想着，也许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毕竟是一些经过思考的东西。他觉得他空虚的大脑终于被充实、填满。

图书馆借阅室的门开着，却没人。施羽走进去，打开风扇，然后斜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的目光在天花板上漂浮不定。图书馆平日来借书的人就很少，像这样热的天自然更不会有人来。他本来也是不想来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不再是文化局的人了。可他不想这么做，他心里明白，在这次人员变动中他是一个失败者。但失败归失败，他也想让别人明白，他不是个患得患失的人……

风扇在“嗡嗡”地响，吹得施羽有些想昏昏欲睡。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好同志就是不一样。就知道是你。”

施羽眼睛闭着，没动。他知道是图书管理员小翠。

小翠说着，一屁股坐在施羽的斜对面的藤椅上，“嗯？噢”她长长的伸唤了一声，接着“咚”的一声将一只脚很响地跷到办公桌上。

施羽吃一惊，睁开了眼。他忽然看见小翠那本已过膝的短裙仍有下滑的趋势，他赶紧收回了如贼目光。

小翠是一位很活泼的姑娘，心直口快，这种性格的人有时候很让人生气，有时却又让人觉得蛮可爱。

小翠和施羽是一前一后进文化局上班的。小翠上班前在文化局的一个领导家当保姆。这话说出来别人可能不大相信，但事实确如此。关于这一点，施羽很有感慨？当初，为让自己进文化局上班他也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文化局领导推拖的理由是专业不对口。难怪当施羽和小翠一前一后到文化局上班时，有人在背地里开玩笑地说，文化局急需的是保姆。

但他从未气恨别人，只怪自己在上班的日子里，无论你是大学生还是保姆，都很公平的享受上班时的清闲，平等地消磨着宝贵的时间……，他不止一次在自责中自问，难道自己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复习，仅仅是为了享受这份清闲，带薪消磨时间吗？

“我操。”施羽在心里骂了一句。

“我和你说话呢，你脑子又走油子了吧。”

“一天几碰面，低头不见抬头见，啥话还没说完？”施羽无精打采的样子，像晒蔫了向日

葵。

“我有事找你帮忙。”

“找我帮忙?”

“嗯。”小翠斜躺在藤椅上，一只手臂弯曲着枕在脑后，头发披散垂下，一副放纵形骸的样子。施羽第一次发现女孩子的腋下长有如此多的毛。

“真的，什么事偏要找我?”

“我准备上函授，得过成人高考这一关。”

“念函授?!”施羽真的没想到，这位初中没毕业就去局长家当保姆，见书头疼的人会想起来念书。

“当然了，上大专。”小翠见施羽发愣的样子，很得意地说。

“你这报名考试……”

“我有技校毕业证。”

“你上过技校?在哪上的?”

“嘻，这你不用管，反正我有劳动技工学校的毕业证。”

“唉，女孩子有个文凭不就行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怪不得人家都叫你书呆子。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大专文凭，以后调个级，增个资呀什么的，都可以占个鲜亮头。艾静嫂子不是在一中教书吗?请她帮忙，从一中找个成绩好的学生，替我考一下，行不行?”

“替考?那怎么行。准考证，身份证都不一样呀?”

“这里面的事都不用你操心，只要给我找个人替考就行了。”

“行不行，我不敢说，还要看人家愿意不愿意。我这个人，还说不好求人的话，回去给你问问。”

“我这也并非白求人的，按行情付劳务费就是了。”

“劳务费?这替考还有行情的呢?”

“当然了，这个你不懂。施羽，好大哥来，替我看一会儿。”

她说着，将一串钥匙“哗”地一扔，逃也似地跑走了……

下午上班只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又中途跑掉了。一幢办公楼只剩下他一个人，一个无所适事的人。无聊啊，他不曾想到，分配到临水县文化局上班也是一个流火的七月，当他汗涔涔，规规矩矩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并没有意识到天气的炎热，他感到的只有自己对未来工作的满腔热情。但现在，当他再做到办公桌前，想想自己的工作，一种不干不行，欲干不成的无奈中多少带有点心灰意冷。而且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深，变得越来越无聊。

无为的工作，寂寞的生活，孤独的内心。这种无聊的心境每每使他感到莫种失望，甚至痛苦。他开始讨厌上班，只想从办公室溜出去，溜出大楼，溜上大街。再后来，他干脆请假不去了，一天半日的，正好躲过这炎炎烈日。

不过，他有一种预感，就像这天气不会持续太久。

二

果不出施羽所料，天色真地阴沉下来。满天的云，满巷子的风，一道闪电，几声闷雷，雨就下来了。雷声大，雨点也大。

“雨，下雨了。”最初的几个雨点，总是由小孩子们在地上找到的。接着就是一阵“噼，啪”关门闭窗的乱响。

施羽睡意中觉得耳朵里充满响动，睁眼一看，屋里暗淡的光景使他一怔，往日睡醒起来时让人心烦意乱的阳光不见了。雨点打在窗棂上的“吧嗒”声和随风卷入的一股带有尘土味的凉气终于让他清醒过来。

“下雨啦？”他挺身而起，冲出门外。

“遭透了。”外面是他中午刚刚搬出来晾晒的一堆旧物，这些东西原来是放在他书房里的。前两天，妻子艾静从学校回来和他商议说，准备将书房腾出来给一位叫韩三笑的同学住，所以中午他抽空将小屋收拾了一下。

本来艾静让他将书房腾出来时，并未讲让他晾晒东西的，他以为顺便将它们晒晒，透透风，等她回来不说能赢得几句赞扬，就是往后她再嚷嚷，说他如何不知道操持家务之类的话时，他也可以依此为例抵抗几句，没想到瞎操了一回心，白忙了半天。

顾不上这些了，施羽只是把抓到手的鞋子或书使劲往屋里扔，一付狼狈的样子……

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地也快，没有丝毫的缠绵之意。当人们再从小屋里走出来的时候，小城像在水中冲洗过一样，一切都是湿淋淋的。鼻息中充满清爽的水气，树叶、花草经水的滋润就不必说了，就连梧桐树的树干看着都顺眼，浑圆如女人的腿。不知别人是怎样的感觉，反正施羽从自家小院出来时，对荷花塘边的那树干的确是多瞧了几眼的。

韩三笑对自己最终走出学校寝室的门感到很高兴，这样就不会耽误她赶末班车回家，也免了她的同学，因她而困在学校寝室里的那份急躁和埋怨。因为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所以她们一直留在学校上课，直到今天。

现在，她正准备将自己的东西在临走之前搬到艾老师家去。

韩三笑的表哥汪洪波上次进城，碰到艾静，他和艾静是同学。汪洪波本是让艾静帮忙给韩三笑租间房子，他说现在的学生和几年前他们上学那会儿有很大的不同，社会风气也变坏了，虽然在乡下教书，但能感觉到的。所以他有些担心，三笑又是一个没经过多大世面的乡下女孩子。

现在自己能有一间房子，还能和老师住在一起，真是求之不得的。她当然很高兴，走起路来显得很轻松，手撑一把碎花小红伞，伞不停在肩上打着旋儿。街上的不知什么东西引起了她们的好奇，她不时和同伴肩并肩、头碰头地议论着，有说有笑。

韩三笑有着令人羡慕的修长身材，一身墨绿色的束腰连衣裙，看上去会让人会想到亭亭玉立的碧荷。风不时将她的裙撩起，露出丰腴而白晰的腿。

“唉，尾巴怎么不见了？”皮肤稍黑的同伴问。

“噢，差点把他们给忘掉了，真不好意思”韩三笑着说，停下来回头望。

在街头的拐弯处，晃动着两个身影，那是两个男生。他们走路的样子有点滑稽，个子瘦高的男生肩上扛着一只荻条箱子，可能是因为箱子很沉，他不得不将右手叉在腰间，支出一个三角形，左手从脖子上伸过去抓住箱绊子，头歪在一边，倒似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位则弓着腰，背上驼着一个大包袱，嘟嘟囔囔的，和他的体形差不多。他将脖子尽可能往前伸，以便那包能较稳地落在他的背上。

“快点你们，慢腾腾的，再下一阵子准把你们浇成落汤鸡。”

“什么？洛杉矶（落汤鸡）？还纽约（扭腰）呢！你说的轻巧，俺俩换换，你那小网兜，牙膏，牙刷能有几斤重？”那胖胖的男生停下来，将腰弯下去，然后往上猛一挺，包又落在他的背上。他确实感到自己的腰有点扭了。

“唉，咋的？你们想表现自己，现在后悔了？这网兜和箱子、包袱放在一起的，谁让你们不吭一声，扛起就走呢？对吧？三笑，嘻嘻。”

“要不，找个地方放下来歇歇，好不好？你们俩个。”三笑着说着往回迎了几步。

“歇啥，艾老师不是说就在荷花塘旁边住吗？赶快找，我可坚持不多久了。”高个子男生

说。

“还用找，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儿不是吗？”……

绕过荷花塘，沿着塘边有一条窄窄的水泥小路，小路尽头的树阴下现出一个青砖灰瓦的小院，看上去很普通，也很安静。

快到小院时，院门却开了，从大门里走出一位青年人，他戴着一幅眼镜，文质彬彬的，只是头发有些零乱，湿乎乎地粘在一起。

“是艾老师的对象吧？”三笑依在同伴的肩头小声问。

“还男朋友呢，人家结婚都快一年了，叫施羽，嘻嘻。”女伴俏皮地说。

施羽怔怔地望着他们，等他们快到近前了，才恍惚明白过来：“是你们呀，房子刚收拾好，进来吧。本来早该收拾收拾，天热偷了点懒。你就是汪洪波的小表妹？”

“戴着眼镜也看不清，我不是汪洪波的小表妹，她是。”俏皮的同伴用手指了指韩三笑说。

因为在当地，一旦把表兄和表妹联系在一起，那表妹这个称呼就含有一层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那位女伴话还没说完，韩三笑已被弄得满脸绯红。

“噢，对不起。”施羽这才注意到后面撑着一把红雨伞的女生。他上下打量着她，对她睫毛下面的那双眼睛特别留神。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清纯、明亮的眼睛了。

“快进来吧。”

院子不算大。两间多宽，有三、四间那么深，左边是一段底矮的花墙，墙外就是荷花塘，所以小院并没有给人一种狭窄，压抑之感。地是青砖铺的，砖面有不少的水洼洼，院内很干净，只有几片落叶。

“还有一棵枣树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大家都朝花墙那边望去，小树身姿婆婆，青翠欲滴。

“风华正茂，下面还有一口小井呢。”施羽颇自豪地说。

“这真是一个好住处。”高个子男生边说边从花墙上面往外张望。

“你们都是韩三笑的同学吧，你叫汪萍，对不对？”

“你知道我的名字？”叫汪萍的那女孩感到很惊奇。

“你们艾老师说的，她说你是一只夜莺，常在夜的校园中放声歌唱。”

“是吗？咯咯……”汪萍自己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就是这间屋，名符其实的小屋。你们过来看看，还满意吗？这可是不收房租水电费的哟。”施羽打趣地说。

院子的前排有两间小屋，中间起有门楼的是过道。小屋是紧邻池塘的那间，过道西边的另一间是厨房。

“哦，还开着一扇窗户呢，正对着荷花塘。”汪萍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向外望，透过窗口可以看见整个池塘。水雾中的荷花，岸边婀娜的杨柳以及往来的人们。

“唉哟，这床上哪来这么多鞋子？”有人问。

“是让刚才那阵雨淋的，主人醒迟了，它们只好跑到床上去了。”

“嘻嘻，真有趣。”

小屋果然是刚收拾过的，靠南墙放着一张老式带棹头的木架子床，紧邻门旁的西墙边立有一个书柜，施羽站在门旁边，韩三笑想进去，却又有些犹豫。

“满意吗？我可也曾在这间小屋读了整整六年的高中啊！”施羽转过身去，仍就盯着她的眼睛，那该称得上是一双美目了，如此美丽的眼睛，他几年前曾经见过的。那女孩也是从蒙洼乡下来的。虽然只和她见过几面，但一想起她，她的那双眼睛便在他脑海中鲜明地闪亮起来。

韩三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又疑惑地问：“六年？”

“对，复习了三年，和汪洪波一样。”

“他是四年”三笑纠正说。

“四年？那我记错了，你表哥现在怎么样？我们自从高中毕业后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施羽颇感喟地说。

“你和表哥也是同学，他还是那样。毕业后，就回到汪圩中学，还是老样子，一点也不像你，大学生的模样。”三笑望着施羽笑着说。

“还是老样子？旧貌换新颜了吧！人家现在可是教务处主任！听说，去年他的班级考上两个中专生呢。这是你们汪圩中学过去十几年没有过的。真地干出了成绩的，怎么说是老样子呢？回家见到他，让他过来叙叙，就说施羽请他。”

“人家教书的都想改行，他干得却有滋有味的。怎么说呢，别人都笑话他，说大学生在乡下能弄出个啥名堂……不过我们蒙洼倒是个好地方。湖美、水美，还有阳光、空气。湖面很大，水天一色的，坝堤上长满了青草，人也都很纯朴的。你若有时间，也到蒙洼去看看。我们那虽穷点，但现在饭还是能吃饱的。”

三笑的同伴都笑着看着施羽，他们很为三笑刚才的席话而自豪。

“好，有机会和你们艾老师一块去看看，老是呆在家也觉挺闷，到屋里坐吧。”

“嗯，不了吧。施——”韩三笑一时不知该怎么称呼施羽才好，显得有些尴尬，脸上本已隐退的红晕又泛起于面颊。

“就叫施羽吧，叫大哥也行。”

“那，我们走了，晚很了，怕赶不上末班车。噢，对了，我可能要等到开学才回来，天要晴好了，请艾老师把我的东西拿出来晒晒，不要送了。”……

站在门口，施羽目送她们远去的身影，他想，她们比自己上学那时显得轻松、活泼些。也许真像艾静所说的，现在的学生比起他们那时有很大不同，显得成熟了许多……

施羽忽然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也许这地方平日太冷清了。在他和艾静结婚之前的那几年，小院子里除了埋头学习的他，就只有整日沉默寡言的父亲。

施羽无言地注视着小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院，普通得常让施羽想到自己的父亲。纯朴而略显木讷的父亲在县城工作几十年，除了在县委招待所旁边的荷花塘留下这处住房外，好像跟这座小城再没什么联系。以致施羽毕业后分配工作遇到麻烦时，竟然找不到一点可以求助的关系。

为此，施羽曾对父亲有过不满和抱怨。但施羽还是深爱着自己父亲的，因为在他高中复习的那些日子里，就在这个小院，是父亲给了他慈母般的关爱。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不知为什么，施羽没有回到堂屋里去，他又走进了那间小屋。韩三笑她们的笑容和声音温馨在他的四周，让他又想到了同样来自蒙洼的同学，想起他的高中复习生活……

三

施羽认识汪洪波是在高中复习班上，那是他复习的第三个年头。细算起来，施羽在临水一中上了近十年的学，对于这所学校的一切，他都可谓熟悉透了。

从学校围墙的哪个地方翻过去而不至于跌进外面的水沟里，教室的哪个窗户上少了块玻璃，食堂的屋顶多了几片瓦，男女厕所之间有几个小洞洞，连教外语课的那位老先生嘴里掉了几颗牙，他都一清二楚。学校虽不是家，但除了家以外，再也没有比它更亲切，熟悉的地方了。

可就在那一年新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当施羽拿着书本走向学校的大门，准备重新一搏的时候，他忽然在学校的花坛边，看见了一位初中时的同学，人家早已大学毕业，并成为临水一中的一名老师，手里还牵着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

施羽当时就感到自己的身子，好像神经质似地抽搐了一下。他虽然已经听说，有一位同学毕业分配到一中来，可是，今天这猛然间让他碰到，他还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羞愧深深刺痛了他那颗本已受伤的心。

在学校门口，施羽徘徊又彷徨，他不能想像，自己如何面对昔日同学成为他的老师这一事实。忽然间，他感到就连往日那样熟悉的学校大门也变得陌生起来，“临水一中”的校牌，高悬在上方，仿佛是一双眼睛，凝视着他，令他汗颜，让他不敢正视……

他产生了强烈地想躲避的念头，他决定去“打游击”，到其它的复习班去听课。

第二天，他就去了“临水电大”。

那时的复习班有好几个，不仅“临水一中”，“临水二中”有，“临水电大”和“临水师范”也有。回头复习的学生很多，且大多是从乡下来的。

“电大”的那个复习班是有几位退休的老师办的。一班八、九十人坐得满堂的。教室后面摆了二张双层木架床，是老师为一些找不到住处而又能担负起看护教室任务的学生安排的。这床就又能成了一些教不起学费的复习生“打游击”的据点。

代课的老师分不清那些同学交了学费，哪些是没交的，即便知道也不过问，有文化的人不好事。

班主任是教地理课的，遇到他的课，施羽他们就主动放弃，改到其它的复习班听，一切“情报”都来自墙上贴的课程表。既使偶然打起了“遭遇战”，班主任看他们不趴桌子，不占位子，只是听“票课”而已，虽然免不了要说：“你们几个要交学费的。”但是后面的话往往是冲门外说的。

也就是在“电大”的那个复习班，施羽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蒙洼的汪洪波。

那是一节数学课，上课已有一会儿了。

汪洪波低着头，红着脸从后门进来，一头扎进教室后面的床铺上，坐到施羽的旁边。大概因为又多了一位“战友”，虽不认识，但还是彼此善意地点了点头，笑了笑。

汪洪波头发很短，胡子却和头发一样的长，都是又浓又黑，这使得他那本不算白的脸并没有给人一种黑的印象。

“你也没交学费？”汪洪波问。

“噢，还没有呢，打几天游击”施羽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汪洪波笑了笑。

因为床铺比前面桌凳矮些，所以他一边掏书，一边将脖子伸得老长，眯着眼睛朝黑板张望，嘴巴吮着，样子有点滑稽。

“你家是哪里的，现在才来”汪洪波问。

“就在城里，前段在临水一中那边。”

“噢，我有时也在那边听课，蒙洼有好几个在那边复习呢。”

“不交学费听课还怪难为情的，像欠了别人什么。”施羽说。

“过过就好了，其实只是为了多学点知识，你说听票课也罢，乞讨也罢，反正不偷不抢。”汪洪波说话很直爽。

“那是，孔乙己都说窃书不为偷的，嘿嘿。”一个男生回过头，笑着说。看样子汪洪波和他们混得很熟。

施羽因为初到“电大”听课，没有弄清课程，带错了书。他不知道是继续呆在那儿对上

两只耳朵听，还是提前回去。汪洪波看在眼里，索性将他的书递给施羽，自己准备到前排找一本书回来看。不过，他几欲起身却又又坐了下来，好像下不了决心。最后，施羽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当汪洪波趁着老师板书的间隙，弓着腰到前排拿书的时候，他裤子屁股上的两块大补丁立刻成了学生们关注的焦点，在一阵哄笑声中，他涨红着脸跑了回来。说心里话，当时的场景弄得他很难看，倘若施羽，他是没有那个勇气的。

看到汪洪波为自己而被搞得那付狼狈的样子，施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虽是第一次见面，但那本摆在面前，书的扉页上已有些模糊不清的汪洪波这个名字就此印在他心中。

那天放学后，外面雨下得挺大，一阵骚动之后，教室外闪出一把把蘑菇似的伞来。

“真是倒霉，出门偏就碰上个漏雨天。你在这儿住校吗？”施羽无奈地站在一边。

“不，我住在一中，和一位老乡搭铺”汪洪波一边收书，一边说。

“在一中住？那咋跑这里听课，在一中听课不是更方便吗。”

“那是。有时也在那边听，不过，挺麻烦人的。”汪洪波停顿了一会又说：“打游击不能老呆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章节的课听不同的老师讲是很有趣的事。其实，学生对老师的授课方式是有选择的，上课时你好像说，这个老师的课听起来很吃力，提不起精神……”。

“嗯，我的数学基础差，听课感觉特别费劲。所以我喜欢那些能将数学课讲得很生动，很有趣的老师的课，我觉得这位老师的课讲得太沉闷。”

“你要愿意，回来我带你到师范学校那个复习班听课。师范那边代几何课的老师比较年轻，讲课重技巧和课堂效果，我想肯定适合你。”

“真的？”

“真的，比如那天讲圆与三角形之间的关系时，他讲到了什么勾心斗角，什么三心二意，居然连三角恋爱也讲了出来。讲地声情并茂，高潮处眉飞色舞，课堂效果极好。但听他的课你得留神，当时你觉得很容易，下课后该做的作业一定得做，得沉得下去，否则……”。

这是施羽所知道的，大凡在复习班呆过的学生，除听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外，就其中相当一部份学生而言，听老师的课还带有几分鉴赏的味儿在里面。春秋几度，寒暑几载不是没有长进的。

施羽深为汪洪波的热情所感动，他说：“当然愿意，我家住在县委招待所旁边，离一中不远，你可以去找我。”

“好，哦，你家住在城里也没交学费？”

“没有。”施羽依在门边，望着雨中匆匆而过的学生，摇摇头。

复习班的学费比应届班的要高些，一学期是七八十块钱吧，就是这样一笔钱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拿得出来的，何况乡下的同学还要留下生活费。有的根本就拿不出来，汪洪波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一直在“打游击”，不交学费。他自嘲自己是一位老游击队员。

施羽是从家里拿了学费的，但弄不清是什么心理，他觉得每递交一次复习费就有一种受挫，受压，受辱的感觉。明明口袋里装着钱，就是不愿意交。他也弄不清，当时自己是个啥心理。

汪洪波将伞撑出门外，忽而又将伞递给施羽。

他转身走到木架床边，从床铺下掏出一块硬纸片，坐下后又脱掉一只鞋。施羽愣愣地看着，觉得他的行为很古怪。汪洪波将那纸片塞进那只脱下的鞋子里，还没等到施羽明白过来，他已笑嘻嘻地从施羽手中接过伞，一拽施羽，两人一拥而出……

施羽这才知道，汪洪波家的确很穷。

四

汪洪波因为交不起学费，学校的寝室自然没有他的床位。开始时，他与一位叫孟伟达的老乡搭铺，一张小床挤两个人，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认识施羽没多久，他就请施羽给他想办法赁间房子，而且一再说，不管房子多破多旧，只要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就行。施羽没有多加考虑就点头答应了。

晚上回到家，他将此事与父亲一说，父亲笑了，他问施羽：“你那位同学是不是很穷？”施羽一时没明白父亲问话的意思。他愣了一下说：“可能吧，反正学费他是交不起的。”

“噢，”父亲想了一下，然后说：“十块钱在城里现在很难租到一间房子，要是他真地找不到地方住，那就让他到家里来，你们挤一挤。”

“行。”施羽差一点没当着父亲的面拍大腿。他心里还笑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样做呢。他们住的房子就是韩三笑开学后将要住的那间。

那时花墙外的水塘还不叫荷花塘，它原是护城河的一段，河中长有不少的水草和芦苇，看上去有些荒凉。水中的莲藕也是后来整治护城河时移植的。县委招待所也不像现在这样地整洁、漂亮，甚至连一段围墙都没有。从招待所的小楼往后直到护城河，有一片大的园林，园林中有砖铺的小径，在小径的旁边或大树下有不少石雕的桌、橙摆在那儿。

县委招待所虽然是当时县里比较大的一家旅馆，但顾客却很少，所以那片园子总显得很幽静。这对于施羽和汪洪波来说，却是一处不可多得地学习的好地方。尤其是汪洪波，他对自己能在城里找到这样一处可以大声朗读英语的地方感到特别高兴。

汪洪波读英语时怕旁边有人，施羽知道，他是担心有的人听了会笑话。他学习英语的方法和大部份乡下来的同学一样，是一种土方法，就是将英语用汉字标注出读音：ONE 碗，PEN 盆……

施羽刚开始时，一听到他那腔整脚的英语，就想笑，什么“狗的毛呢”、“三克油”、“蹄跷”……，注音都注绝了。他常提醒汪洪波，劝他改掉这种学习英语的旧习惯、土方法，而且不厌其烦地教他如何利用音标来学。但施羽很快发现这种方法对他来说效果并不太好，相比较还不如那土法来得实用。施羽后来干脆就随了他，还替他编注了不少英语词句，并戏称此为“简明英汉对照学习法。”

那时，从乡下来的同学对学英语，都深感头痛。虽然乡下的中学也开有英语课，但是他们这门课的成绩总是很差。高考时，也正是因为这门课，让许多从乡下来的同学在品尝失败的痛苦时，哑无言、泣无声。

复习班为照顾这些从乡下来的学生，英语往往从初中一年级的课程开始补起。施羽记得，几乎每天早晨，他俩都到招待所后面的园子里边去读书。与施羽不同的是，汪洪波早晨从不读政治、历史、或语文。他把早晨这段最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学英语。为了互不干扰，施羽有时离他很远，但他的声音仍旧清晰地传到施羽的耳朵里，比小鸟的叫声还响。

有一天，招待所住进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很特别，虽说出差在外，却也没忘掉晨练。在小径跑步的时候，他听到了汪洪波的读书声。

他问汪洪波：“上几年级？”

汪洪波告诉他现在上高三。客人有点吃惊，他又问：“你们学外语难道说没有语音课，比如听录音或看录像带？”

施羽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学校连录音机都没有，学英语只能照着音标读，或是按汉字的读音去学。”

“哪是怎样的一个读法？”客人很好奇。

施羽只好将汪洪波手中的书递过去。

客人边看边摇头。忽然他提议，让施羽和学校联系一下，可不可以由他利用半天的时间，给他们上几堂英语课。

施羽和汪洪波都很激动，连早饭都没有顾上吃，跑到学校找老师、找校长。

可能因为这事太稀奇，太突然，甚至在有些人看来近于荒唐？学校自然没有安排。此事现在想起来还让施羽觉得非常遗憾……

汪洪波的数学成绩在同学中可是出类拔萃的，单凭这一门课，让他在几个学校的复习班中出了名。复习生差不多都知道一个留着黑胡子的同学的数学好，每回测试，连老师也要提醒一下，要发一份给那个打游击的同学。为此学生们送他一个“游击队长”的雅号。

和汪洪波不同，施羽对于数学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糊。情形大概有点像英语之于汪洪波，一直入不了门，找汪洪波讨教数学也就成了常事。这样一来，他们俩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在学习上结成了对子，每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问的问题才结束，他也匆匆找个问题向你讨教……。说实话，那段日子可能是他们在高中复习时最得意、愉快，也是进步最快的时候。

然而，这种好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施羽发现汪洪波情绪有些波动，好像有什么心事。施羽问他，他只是说想找个地方单独住。

过了几天，汪洪波果真租了房子，在一中围墙外一个村庄的寨子里，据说每月只要几元钱的房租。

临走的那天，施羽和孟伟达，还有一个叫缪云台的同学都去了。也是那天，施羽从孟伟达嘴里听到一个消息，也是一个大大出乎施羽意料的秘密。汪洪波在谈恋爱，女孩刚从乡下转来，在临水一中初三年级插班复习。

乡下的同学也知道谈恋爱？！在当时，即使城里的学生也罕有正规其事谈恋爱的。施羽深感惊奇，他猜测汪洪波急于搬出去住，肯定与那女生有关……

五

从蒙洼转来的女生叫苗玉莲，施羽见到她，是在临水一中的校园里。

因为当天上午最后一堂课拖拉了不少时间，中午放学后施羽没有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和孟伟达一起到食堂打饭，回来时不小心跌了一跤，手中的饭盒扔出去好远。在食堂打饭的学生很多，看到施羽的狼狈样，有的学生笑得把吃到嘴里的米饭都喷了出来。

施羽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见一位女生已弯腰将饭盒拾起，然后把它递给旁边的孟伟达。她没有笑，表情甚至很平静，这引起施羽的注意。

女生长得很美，尤其是她那双眼睛，大而明静。眼眸偶尔忽闪一下，让人会想到夜空中的寒星，明媚而幽远。她只看了施羽一眼，便转身而去。

她的背影是那样柔美，乌黑的长发拥在她的肩头，随脚步的移动而有节奏的袅颤着……

“你的匙子。”孟伟达望着施羽出神的样子，笑了笑。

“噢。”施羽方才想起去拣蹦到一边的匙子。

“嘿嘿，你省五毛钱。匙子蹦那么远，这米没往外洒一粒，有那么几年的功夫。给你。”孟伟达说着把一盒饭递了过来。

“真想不通，饭盒是我扔出去的，她拾起来咋不递给我呢？”施羽愣愣地问。

“嘻，我们是老乡。”孟伟达说着又将嘴凑到施羽的耳边：“她不就是汪洪波的那位。”

“真的？唉，可惜我那一跤竟不能博她一笑。伤心哪，真恨不得上哪能找一把狼粪来，在食堂的烟囱上燃给她看。”

“哈哈，……”孟伟达笑起来。

“你们蒙洼来的女生都蛮漂亮的，是不是和蒙洼的水土有关。一听蒙洼这地名，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啧啧，汪洪波好福气，这么漂亮的人儿，乖乖，有这么好看的人在身边，他还能学得下去，坐怀而不乱哪。高，实在是高。”

“佩服吧。”孟伟达挺高兴，好像施羽表扬了他似的。

“晒，换了你，肯定学不下去。思想不跑油子才怪呢。唉，你说她是为情而来还是为学习而来？”

“当然为学习。汪洪波在一中围墙外租的房子其实是两间，一间就是留给苗玉莲的。学习与浪漫两不误。”

“是吗，怪不得他要搬出去……哈哈”。

也许是因为施羽他们说的话太随便，太放肆，引得走在旁边的学生也跟着嘻笑，有几个男生本走在前面，却故意放慢脚步，一边瞧着苗玉莲，一边品头论足。

苗玉莲忽然转过身来，她可能是听到了什么。施羽觉察到她回转身的一刹那，有一种冷风拂面的感觉。

她的眼睛直视着面前的几个男生，如水的眼眸竟闪出剑的寒光，瞬间便把男生们乱七八糟的目光砍得七零八落。男生们根本没想到这位外表文静的女孩，目光会如此威严、逼人。他们全疆在那里，个个呆若木鸡。在场的其它人担心，倘若这位漂亮的女生长着刀子般的嘴，当众大耍一通，那，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然而，苗玉莲却什么也没说。

施羽和孟伟达尴尬地相视一笑，低着头，谁走谁的路，不再言语了。他们心里都在琢磨，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呢……

关于苗玉莲的事渐渐有了些传言，施羽也慢慢地了解了一些。

苗玉莲的家原也住在汪圩子，和汪洪波同村。她的母亲去世得早，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与当老师的父亲相依为命。许多的日子，白天她还可以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可一到天黑，玩耍的孩子都回家去了，惟有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呆在家中，等待晚归的父亲。汪洪波比她大二岁，可能稍许懂事些，常留下来陪她玩，他知道同情、可怜这个没有娘的小女孩。

汪洪波十岁那年，在苗玉莲父亲的帮助下上了学。不久，苗玉莲随她的父亲一起搬到了汪圩中学。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除偶尔在农忙的时节还能见到她一面外，让汪洪波常想起的仅仅是从前的一点点记忆而已。然而，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记忆，却一直留存汪洪波的心里。

几年后，汪洪波到汪圩中学上中学。

开学的第一天，忽然，他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孩正是苗玉莲。那天中午没有上课，同学们都散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可当她与他相视时，他们的目光却显得有些慌乱，都似在试探，在躲藏……

他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地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湖湾的草地上，在堤坝的树林里，汪洪波读了不少苗玉莲从家中偷偷拿出来的书。也就是从那时起，关于他们俩的事情悄悄地流传出来……

然而，直到那年复习结束，苗玉莲也没到一中围墙外的寨子里去住，甚至连汪洪波那儿都很少去。这绝对出乎施羽他们的意料，里面倒底有什么缘由，汪洪波没说，谁也不知道。

在一中复习的那些日子，苗玉莲在同学的眼里一直是深居简出，好像在躲避什么。施羽虽然和汪洪波在一块的时间很多，却也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即使如此，现在回想起来，她还是那些女生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也许不单因为她长得美，更重要的是她那与众不同的性格。

六

艾静也在复习班呆过，她和施羽、汪洪波他们都是复习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自己的母校临水一中，当了一名教师。现在虽是暑期，但因为学校里还有几个班的学生在上课，所以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去……

施羽和艾静虽然是同学，不过他们的结合还是很偶然的。

记得，上班后的第一个春节，有一位好事的同学非要搞一场同学联谊会。施羽那天也去了，几十个同学聚集在一起，好热闹。可叙着叙着，施羽就发现自己明显与他们之间有层隔阂。他说不清这种隔阂产生的原因，但隔阂确实存在……

他们有的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战友关系；有的因为参加工作早，彼此之间更是称兄道弟……，这让施羽心里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一位同学比施羽还小一岁，一算工龄竟然比施羽长十年。他也不隐瞒，他说，他小学毕业时，家里的大人就给他办理了招工手续，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内招的财政学校，虽然招考时他的数学只考了二十几分，但三年以后，他照样是作为省财校的中专生到财政局报到上班。施羽知道这位口无遮拦、面无愧色的同学如今已是财政局某部门财权在握的领导了。

那天让施羽觉得气闷，而且还感到有些气短。虽然他对这位同学并无成见，但对他的行为却不屑一顾……，作为八七届高三（六）班惟一的一名凭自己能力考上大学的人，此时却找不到扬眉吐气的机会。

当然，同学毕竟是同学，大都还很念旧情，一位同学忽然想到施羽的年龄，便向大家提出倡议——给施羽介绍一个对象。

大家哄然响应，一个女孩的名字随即被人叫了出来，接着又有人提到一个……，你提一个，他介绍一位，施羽感觉就像有人在念点名册。

一阵笑语声中，忽然有一个名字让施羽心头猛然一惊……，那名字就像音符，久久回响在他的耳边，延绵成曲，令施羽如闻韶音。这个女孩就是艾静。

艾静回来时，施羽冲过凉水澡正躺在床上看书。他听到外面门响，知道是艾静回来了，但他却装着什么也没听见，躺在床上没动。他了解艾静的脾气，这么晚了没有去接她，等到了家你再显得怎么亲热，也难免要挨训。

艾静推门进来时是有些生气，停放车子的声音也比平时响。她探头往屋里一瞧，见施羽正入神看书，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她蹑手蹑脚进了屋：“嘿！哈哈”。

施羽本极力装着看书的样子，根本没想到艾静会这么吓他一下。

他真地被唬了一大跳，仰面而倒，书掉在床上，两腿都跷了起来，正是一付艾静希望看到而又是施羽绝对无法装出来的效果。

“让你躺在家里，好像家中没我这个人似的……”艾静笑得无法直起腰。

施羽赶紧就着这个台阶下了床：“今天咋回来这么晚。”

“到一个学生家去了，耽误了一些时间”艾静一边说，一边将套裙的上衣脱了下来，里面的白绸子衬衫有几处都汗湿了。

“外界有什么反映，关于你们给学生补课的事？”施羽将风扇转向艾静，然后又给她递上一杯凉绿豆茶。

“外界有什么反映？”艾静不解地问。